

悼念萬特克老師

凌鴻勳

民國初元，共和建道，百象更新。那時上海母校在唐校長蔚芝先生的領導下，禮聘了六七位的美國教授，擔任土木、電機及理化等主要講座，其中在華最久，與同學相處最密的一位可算是萬特克教授（Professor Horace Anderson Vanderbeek）。

我是他的門生，而且是五十年來和他保持聯繫未嘗間斷的一人，現在他已歸道山，我愴懷師誼，並念及中美文化關係之源遠流長，特寫此文以悼念萬師。

萬師是美國康南耳大學畢業生，得了土木科的碩士學位。我記得他到滬校任教是民國元年，那時我正初進土木系，自後至民國四年的三年間，萬師教授我們班裡的測量、力學和結構工程、橋梁設計等主要科目，我們同班一共祇有十六個學生，故教課較為輕鬆，而學生得益亦較多，我在班中算是好學生之一，因此萬師對我亦特別關心。民國三年的暑假，學校中有四個星期的測量實習，由萬師領隊到了杭州西湖，住在孤山的廣化寺，早出晚歸，共同生活，更增加我們的情誼。

民國四年，我在土木系畢業，由於萬師之推薦和他與美國橋樑公司（American Bridge Co.）已往的關係，就請由交通部派了我和陳君體誠去了美國橋樑公司（九五二），我赴美參加美國工程百年大會，才再和他晤會；在紐約的交大同學會為我約集聚餐一次，他和其他兩位美國教授也都參加。那年中國工程師學會紐約分會重整旗鼓恢復起來，萬師也參加為會員之一。自後凡有關中國的集會，特別是有關交大的事，萬師總是熱烈贊助。四十七、四十八兩年，我兩度赴美，都會到過他的家裡，其時萬師已在橋樑公司退休，在距離紐約約莫三十英里的 Plainfield, N.J. 鄉間，購置一所住宅，佔地好幾十畝，他的客廳裡掛着不少的中國字畫，放着不少的中國磁器和用具，還掛着好幾張在中國所得的獎憑及中國政府所給的勳章證書等等。他們的兒女都已婚嫁，各奔前程。萬師老夫婦靜居鄉間，甚為悠閒，而萬師身體尚好，雖已退休，仍為地方服務，一直擔任當地地方設計的執行秘書，對工作甚感興趣。

五十年的十二月十七日，我接到趙君曾珏自紐約來信，說萬師已於十二月十日在家裡無疾而終，使我十分驚駭，因為我十二月十五日還接過萬師寫給我的信，開口便說：「在這個世界多事之秋，我們幸渡過一平安之年」。那知信尚未到，而萬師已歸道山。我一看發信之日，正為十二月十日，也許信寫了不久，萬師便無疾而終了。現在臺灣他的學生除了我外，還有莫衡、裘燮鈞、徐世大諸君，對於萬師必異口同聲推為良師，而予以深切的悼念。

樑公司實習，自後中國學生源源不斷赴該公司實習及做事，實由我們開其端。民國八年，我回國不久，適逢萬師返美作一年的休假，以一年期間覓人代課不易，因由萬師建議於唐校長，向交通部把我調用一年來代他的課。這一年間我秉承萬師的指示和所準備好的教材，就走上講壇，開始我的教書生活，其時我所任的功課甚為繁重，每週上課近二十小時，頗覺吃力。

後來萬師回校任教，至於何年又離華回美，我已記憶不清。他回美後，復入美國橋樑公司任事，一直做了近三十年之久。那時他家住紐約附近，凡他的中國學生到了美國，總會到他家裡去拜訪。我記得他曾在某年康南耳大學校刊 *Cornell Year Book* 上寫過一篇文章，敘述他在滬校教學的感想，提及許多位他的學生的成就，認為得到幾位好學生，教書是不虛枉的。

民國十九年，我由歐洲乘船到紐約，他還親到碼頭來接我，後來我也曾到過他的家裡聚餐。萬師是在上海任教時，和在上海西門某教會女學校的美籍教師 Miss Katherine Abbey 結了婚，到了我去他紐約對河的家裡拜訪時，他們已有了四個兒女——二男二女——一個美滿融樂的家庭。

後來一別二十二年之久，到了民國四十一年（一

滬校老教授萬特克先生 在美逝世

頃接紐約校友趙君曾珏來函報告，滬校老教授 Horace A. Vanderbeek 先生，於五十年十二月十日在紐約西省家中逝世，壽七十三歲。

萬教授是康南耳大學土木工程碩士，於民國元年應聘到滬校擔任土木工程系主任兼教授。現在臺之老校友凌鴻勳、裘燮鈞、莫衡、徐世大諸君均出其門。回國後，入美國橋樑公司任高級工程師多年，四年前退休買宅於 Vail Lane Watchung, Plainfield, N.J. 仍從事於地方之開發事業。凌君鴻勳於民國四十七、四十八兩年赴美，均曾到其鄉居拜訪。其時萬教授尚甚為清健，五十年十二月，凌君鴻勳尚接其賀年柬，內附親筆函，對退休後工作甚感興趣，不圖萬教授於十二月十日在寓所無疾而終，凌君等已去電慰唁。

謝 凋 成 老